



月光城 小说

## 青草湖上的一次行船

冯渊

我和小姑。

你看到湖上有白鸟飞过吗？

我吃饱了，累了，就扒在船帮上。我听到湖水在船帮边流过的声音，划桨的声音。我睡着了。后来一只鸟叮在我头上，啄我的头绳。我头绳是绿色的，空心胶做的，带点香味，颜色特别鲜艳，比高瓜禾绿多了。后来再也没有那种好看的头绳了。

白鸟也喜欢这绿色。我被它挠醒了。它飞到船帮上，看看我，扑棱棱，飞到了高瓜禾里去了。

你没看见妈妈抱着我？

你那时小，妈妈应该是抱着你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醒过来，湖上的日头要落山了，风吹来，我有点凉。没有看到小姑，我害怕，就到处找。后来，在船舱里找到小姑，她将我没吃完的高瓜剥好，撮在一起，有一小堆。小姑穿着月白色衬衫……

月白色衬衫？你是不是将白发老人和小姑的衣服记混了？

小姑是穿着月白色衬衫，后来她还常穿的，怎么会记错。没有什么老头，哪有什么老头。你为何念念不忘那个白毛老头？

暑假回乡，我去探望小姑。年近七旬的小姑，地里种着玉米豆角茄子，院里晒着稻谷，塘里洗衣，灶下烧火，还要照顾两个小孙子，只能见缝插针说几句闲话。

试探着问一句，小姑，我们去六零圩看看吧。

六零圩，1970年代赛口区供销社在那里设有门市部，父亲是门市部经理，母亲跟着父亲迁来，小姑也跟过来，帮忙带我和姐姐。六零圩离赛口，不过四十里地，我们却有近半个世纪没有去过了。

好啊。没想到小姑马上答应。我很开心，立即开车，走县道、乡道，不过半小时就到了地方。门市部现在是一块棉花地，问过几个村里人才找到地方。我围着棉花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找不到一丝往昔痕迹。有块豆角地，小姑指给我看，这是七队的伏队长家，你家就在他家后面。有条小水沟，鸭子在里面游。

我记得那时候这是一条河。冬天，我沿着河边上学，带了一根经霜的红薯，生的，脆，甜。我在手里摩挲，舍不得吃，一不小心掉地上，又滚到河里去了。红薯皮很红，有些地方薄，破了，露出白白的薯肉，有红有白，就像冬天寒风中的手。我往前走，不停回头看到它卧在清澈水流中的样子。现在，这是一道可以随意跨过去的水沟。淤塞了。

五十年了。

小姑，从六零圩回家，我们是不是坐过船？

坐过啊，那年发大水，从六零圩上船，划到青草湖，最后在娘娘庙上岸。

是什么季节？

发大水，肯定是农历六七月。湖里有高瓜，我拔了一堆高瓜。

你拔高瓜，我姐一边剥皮一边吃。

哪有，你姐在船舱里睡着了。有条鱼窜上船头，一条大胖头鲢子，有四五斤重。是不是船桨碰痛了它，它一生气蹦跶起来，哪知道一扑腾就到了船头呢，那条鱼真大啊。我跳上前去，一下子就捉住了。

小姑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蓝布长袍的白胡子老？

你问他呀，他是一个游方道士。他在赛口镇辛普老屋被张道士打了一顿。

张道士为何打他，他这么大年纪了。

他是水上漂来的，这个扬苏佬，抢了张道士的生意。张道士当然要打他。他的白胡子是贴上去的。他穿的蓝袍子上都是破洞，一身臭味。

隔了五十年，你还记得他身上的臭味？

太臭了，他恐怕一年都没有洗澡。

他那时有八十岁吗？

你不要问他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身边的弟子都是女的，很多。他在赛口附近做了一个道观，四面八方也来了许多信徒。前两年才死。

那他应该一百三十岁了。你信？

推算起来，他当年不过四十来岁。

所以呀，哪能听这种人说。我听你姑父讲，这个老头说他是蔡锷的保镖，他还见过小凤仙。

我从手机上查了一下，蔡锷1916年病逝。他如果真是蔡锷的保镖，确实有一百三十岁了。我希望当年夸过我的那个白发仙翁浑身散发着靛蓝香味，是个行走江湖的飘逸的高人。

小姑，我确实船上吧？

你妈抱着你，你没有坐过船，大声哭，哭个不休。你姐给吵醒了，说，把这小伢丢到水里去，丢到水里就不叫了。你妈抱着你，追着你姐要打。

母亲在船上撵着你姐，你姐像鱼一样躲来躲去。她们跑起来，你看着新鲜，就不哭闹了。

从六零圩回来的晚上，我梦见一位白胡子老人，胡子到腰际，我仔细看了，不是粘上去的。他身上没有靛蓝的香

味，也不臭，没有任何味道。他给我讲了一段往事。

那一年，大水淹没了五九圩、六零圩。五九圩、六零圩，是1959、1960年围湖造田的成果。好年成，几千亩良田可以收获一千多吨粮食；江水漫过来，圩就是湖，稻田沉没在湖底，颗粒无收。人群奔逃，小猪、小狗、小猫，挤到水里，就淹死了。大水夺命，都是一瞬间的事。

六零圩门市部冯经理的亲眷要回赛口，包了一条船。我搭他们的船，从青草湖走水路到赛口镇，可省我半天步行之苦；然后我从石碑镇去天柱山真源宫，我想到天柱山学道，那可是唐明皇赐御的“九天司命真君祠”。

这条船有点年月，船底麻絮沤烂了，在渗水。水流不大，但积少成多，不一会，舱底就积了一汪水。我上船后，才知道这是一条漏船。我跪在船舱里，不停用木锨舀水，舀起来，倒出去。

他们家有个小伢，抱在母亲怀里，他一直盯着舱底汩汩冒出的水流，哭闹。只有他，好像看见了这条船会沉没在青草湖。

我使劲儿舀水，他就睁着大眼睛看我的木锨。我累了想歇一会，他就开始哭闹。他似乎能看到我们都看不到的地方。《道德经》上说：“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。”我跟他母亲说，这孩子脑门大，眼睛深，聪明。我送他一个小名吧，叫“赤婴”。

他母亲扶着他的小手作揖，说，谢谢道长。

我记起母亲曾跟我讲过，我有个小名。她在纸上写下两个字——翅鹰，然后盯着我说，你长大了就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鹰。母亲只读过小学，她一直希望父亲把她带出乡村，到城镇工作。

我也趴在舱底舀水。船舱底部浸过桐油的木板上有水珠漫出，木板上的瘢痕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
青草湖的水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汇聚在小船的四周。激荡起来的水花在小船的上方绽放成花瓣，小船变成了花心的子房。我是一粒微小的花粉。

母亲、小姑、姐姐，道士，都不见了。只有漫天的白色的水花，一层高过一层，朝小船聚拢。

我有些恐惧，有点兴奋：快，快，船就要沉了，要沉到花瓣的深海里。

没有人听到我的呼喊。我透过那些漫天的水花，看到青草湖的东边，高出堤岸的江水正在奔流，流向了广袤的青天。